

版本释名

崔富章

(浙江大学 古籍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雕版印书出现之前,书籍都是手写的,称之为“本”。唐、宋之际,伴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产生附加式合成词“版本”(板本),意思是版印之“本”,此乃“版本”一词之本义。两宋以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版本”词义不断延伸,覆盖面愈来愈大。一书经多次传写或印刷、制作而形成的种种不同的本子(或称作物质形态)统名之曰“版本”。

[关键词] 版本; 本义; 延伸; 版本类别

[中图分类号] H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2)02-0100-07

—

版本(一作板本,意义无殊)一词,产生于唐、宋之际,本义是指雕版刷印的书籍,以区别于手写本。在雕版印书之前,书籍都是手写的,统名之曰“本”。“本”之前附加一个“版”字,表示这部书籍不是普通的“本”,而是特殊的经过雕版刷印的“本”。“版”是修饰、限制“本”的,“版本”是一个附加式的合成词。至迟到唐朝,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并付诸应用。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名称不一,有“版”、“板印”、“印本”、“印子”、“印纸”、“印板”等等,经数百年流传,逐渐约定俗成,至迟到宋初,定名曰“版本”(板本)。宋朝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两宋之际,版本遍天下,成为图书市场的主流产品,写本渐退居从属地位。南宋以后,“版本”一词的含义开始延伸,历元、明、清,以迄近代、现代,“版本”词义逐步扩大,几乎成了一切制作形式的图书的总称。现在编制目录,尤其是古籍目录,必设“版本项”,著录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本类别等内容。所谓“版本类别”,就是各种各样的制作形式,诸如制版形式、传写形式、载体形式等。制版印刷形式,有刻版(称刻本或刊本)活版(木活字、泥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石印、影印(早期称珂罗版)油印、复印、胶印、电子光盘等等。其中的“刻版”,称之为“刻本”或“刊本”者,正是“版本”一词的本源之所在。雕版刷印的图书,至今仍然是古籍目录著录的主要对象,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关于“版本”(板本)的本义,宋、元、明、清的学者虽未直接说明,但是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在整理典籍、编制藏书目录、撰写批校题跋的过程中,都是心知其意,从不含糊的。只是到了近代、现代,印刷技术迅猛发展,版本类别日益增多,“版本”一词的本义由显转晦。许多著作,甚至是文献学家的著作,都表述得含糊不清,似是而非。例如,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一书中写道:“‘版’的名称,原于简牍;‘本’的名称,原于缣帛,是确无疑义的了。后世因合二者而连称‘版本’,用为书册的通名。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许多人习惯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①(pp. 54-55)张先生以为在雕版印书之前已有“版本”一词,“用为书册的通名”,并未举出证据;分释“版”、“本”二字,简单相加,把附加式合成词当作联合式合成词,更难免“穿凿为训”之嫌了。再如,王欣夫先生《文献学讲义》引录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

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一段之后，写道：“叶德辉据此谓：雕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他把版本两字作分别解释，说很精核，可以明了所谓版本，并不限于雕版印刷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钞本、稿本在内。^{[2] p.135}叶德辉以“雕板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解读叶梦得的“版本”，可谓驴唇不对马嘴，何“精核”之有？王先生显然是失察了。

张、王两位先生是文献学界的名家，他们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关于“版本”的论述，亦不乏合理的成分，只是触及“版本”一词的本义，追本溯源之时，或语焉不详，或似是而非。有鉴于此，我在给硕士研究生授课时，特别着重讲了这个问题。1988年《杭州大学学报》第4期刊载拙作《论版本和善本》，那是我的授课讲义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段，界定“版本”一词的本义和引申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注意到，有的同行专家接受了我的界定意见，并且益以新知新见，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但是，就总体而论，在学术界，在海峡两岸的文献学界，甚至是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青年学生中间，对“版本”一词的解析，仍然是含糊的，甚至是不求甚解的。这种现象，不利于版本学的研究和发展。“抓住一个词的本义，就像抓住了这个词的纲，纷繁的词义都变为简单而有系统的了。对本义有了体会，对于某些词义可以推想而知，而且也可以了解得更透彻。^{[3] p.94}古汉语教科书上讲的这个道理，是普遍适用的。为了从深层次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仍然需要从文献清理做起，钩稽督沈，力求描绘出“版本”一词的来龙去脉。

二

书籍从产生的时候起，到以后很长的发展时期，都是依靠手工写作的，一般称为“本”。《文选·左太冲魏都赋》“雠校篆籀”李善注引《风俗通》曰：“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1]《文选·张景阳杂诗九》李善注引《风俗通》曰：“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皆先书竹，为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今东观书竹素也。”^[2]《太平御览》卷六百六亦引《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灸乾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3]清人姚振宗辑《别录》佚文八篇，每篇记述典校过程，末云：“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或“皆定杀，书可缮写”，其《孙卿书录》则称：“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4]上述文献证明，诸书所引东汉末年应劭《风俗通义》的表述是可以相信的，即刘向校书，皆先书于竹简，取其易于修改，逮校雠既竟，遂为定本（杀青），然后取缣帛缮写（上素）。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者，“持本”是指校雠定本（简册），“读书”是指缮写之卷（帛书）。“所谓‘本’者，谓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称曰‘本’”。其后竹简既废，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之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矣。^{[4] pp.68-69}《颜氏家训·书证篇》列举到许多本：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旧本、江南古本、江南书本等，大抵为写在纸上的书籍。从六朝到隋唐近七百年间，我国盛行纸写本，统称之为“本”。

隋唐时期，我国人民发明雕版印刷术，书籍由单一的手写发展为手写、印刷两种形式并存的局

^[1] 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重刊南宋尤袤本卷六。“为雠”二字，尤本无，据胡克家《考异》卷一增补。1990年10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胡刻本，第88页、166页。

^[2] 版本同上，卷二十九，第416页。

^[3] 见《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宋本，编入《四部丛刊》三编，第2725页。

^[4] 见《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七略别录佚文》一卷，浙江省立图书馆1931年排印本。

面。雕版印刷的书籍，人们称之为“版”、“版印”、“印子”、“印纸”、“印本”，逐渐约定俗成，统称为“版本”。“镂板既兴，一书刻成，相率摹印，与杀青、上素之义，尤相符合，故又有板本之称。”^①〔4〕p.69“板本”之名，虽说与杀青、上素之义相符合，但它更实际的意义是跟当时尚占优势的手写本相区别。应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方是“版本”一词的本义。让我们象征性地追踪这个词的形成过程：

(1) 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冯宿(767—837)出任东川节度使，见有私印历书货卖者，上疏请禁。《全唐文》载其《禁版印时宪书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诸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②

(2) 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卞家刻印梵文《陀罗尼经咒》一卷，框外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一行。^③

(3) 惠运律师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九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入唐，十四年(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返回日本，带回经卷甚多，于承和十四年撰《惠运律师书目录》，内有：“印随求陀罗尼一卷，印大佛顶陀罗尼七卷，降三世十八会印子一卷”等。^④

(4) 唐宣宗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雁门人纥干泉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大延方术之士，乃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⑤

(5) 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日本僧人宗入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返回日本，带回经卷一百三十四种，撰《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一卷，内有：“四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并且注明：“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学僧圆载法师院求写杂法门等，目录具如右也。”^⑥

(6) 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殷佛，若干年之后，释惠确募缘重雕佛经，司空图(837—908)于唐僖宗乾符年间(874—879)授光录寺主簿，分司东都，作《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称：“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题下小注：“印本共八百纸。”^⑦

(7) 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起居郎柳玭(？—894)随皇帝逃至成都，公休时间常逛书肆。后来作《柳氏家训序》追述云：“中和三年癸卯(公元883年)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小学字书，率雕版印纸，漫染不可尽晓。”^⑧

(8) 《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第九》：长兴三年(公元932年)春，二月，“辛未，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从之”。^⑨

(9) 《五代会要·经籍》：后唐长兴三年二月，明宗李亶“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

^① 《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1989年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册府元龟》第一册第337页，无标题。《全唐文》卷六百二十四，1982年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刊本，第6301页，有标题，但缺“故命禁之”四字。

^② 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59年印本。原件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③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第1090、1091页，昭和三年11月发行。

^④ 见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民国七年(1918)吴兴刘氏嘉业堂校刊《嘉业堂丛书》本。

^⑤ 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五，第1108—1111页，昭和三年十一月发行。

^⑥ 见《司空表圣文集》卷九，民国七年(1918)吴兴刘氏辑刊《嘉业堂丛书》本。

^⑦ 清乾隆年间四库馆编《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帝纪第九》，馆臣邵晋涵等考异附注引“《柳氏家训》序”云云。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1997年缩印本第158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引“阴阳杂记”作“阴阳杂说”。富章按：馆臣引自何书，此本未标举。考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叶梦得撰成《石林燕语》十卷，卷八载及其事：“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耳，但恐不如今之工。”〔清光绪三十年叶德辉观古堂刊《石林遗书》本〕又，唐咸通六年(865)，日本入唐僧宗返国，携回经卷一百三十四部，其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亦可与柳玭所说成都(剑南道西川治成都)书肆有雕版印本“小学字书”之说相印证。《崇文总目》卷二著录“柳玭训叙一卷”〔钱绎辑本《粤雅堂丛书》刊本第71页〕；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并作“柳玭叙训一卷”。其书久佚。

^⑧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十三，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1997年缩印本，第158页。

色人等要写经书，并须依所颁布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①。

(10)《五代会要·经籍》：“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880—971)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②

(11)《宋史·田敏传》：“敏尝使湖南，路出荆渚，以印本经书遗高从诲，从诲谢曰：‘祭酒所遗经书，仆但能识《孝经》耳。’敏曰：‘读书不必多，十八章足矣……’”^③

(12)《宋史·赵安仁传》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板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时阅典籍，手自雠校。三馆旧阙虞世南《北堂书钞》，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诏褒美”^④。

(13)《宋史·李至传》：“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兼判国子监。至上言：‘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经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从之。”^⑤

(14)《宋史·崔颐正传》宋真宗“咸平初(998)，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李)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922—1000)对。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翌日召颐正于苑中，说《尚书·大禹谟》，赐以牙绯。自是日令赴御书院待对，说《尚书》至十卷。”^⑥

(15)《国朝会要》云：“咸平中(998—1003)，真宗命刁衍、晁迥与丁逊复校《两汉书》板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⑦

(16)程俱《麟台故事》卷二：“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七月，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版。”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校毕，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⑧

(17)《宋史·邢昺传》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真宗“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土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⑨

(18)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⑩

(19)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手写，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⑪

^① 王溥《五代会要》卷八，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福建刊《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敕本”二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旧五代史》引作“刻本”。

^② 王溥《五代会要》卷八，版本同上。

^③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1997年缩印本，第3263页。

^④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版本同上，第2467页。“本”者，指写本。

^⑤ 《宋史》卷二百六十六，版本同上，第2345页。

^⑥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版本同上，第3257页。

^⑦ 宋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刊《汉书》附宋祁《参校诸本》引。

^⑧ 宋程俱《麟台故事》五卷，原本已佚。清乾隆年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木活字排印辑入《武英殿聚珍版书》中，亦抄写辑入《四库全书》。《四库提要》云：“其书多记宋初之事，典章文物，灿然可观。盖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初复秘书省，首以俱为少监，故俱为是书，得诸官府旧章，最为详备。”

^⑨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版本同上，第3257页。

^⑩ 《梦溪笔谈》卷十八，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

^⑪ 《石林燕语》卷八，1984年5月，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116页。

(20) 葛祐之《齐民要术·序》：“此书乃天圣中(1023—1032)崇文院版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①

(21) 晁公武：“公武守三荣，尝对国子监所模长兴板本读之，其差误盖多。议者谓太和石经授写非真，时人弗之许，而以长兴板本为便。宋朝初，遂颁布天下，收向日民间写本不用。然有讹舛，无由参校，判知其谬，独以为官既刊定，难于独改。由是而观，石经固脱错，而监本亦难尽从。”^②

(2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后唐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③

(23) 陆游(1125—1210)《老学庵笔记》：“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④

(24) 朱熹(1130—1200)《上蔡语录·跋》：“熹初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二家之书皆温陵曾恬天隐所记，最后得胡文定公家写本二篇于公从子籍溪先生，凡书四篇，以相参校。”^⑤

以上二十四条文献记录，大致是以时序排列的，旨在描写“版本”一词的形成过程。北宋初年赵安仁以“板本”与“本”并提，邢昺以“板本”与“传写”并论，晁公武、朱熹以“版本”与“写本”对举，则“版本”(板本)一词的本义，就是不言自明的了。

三

邢昺(932—1010)出生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那一年冯道奏请皇帝批准，开始刊刻《九经》，二十一年之后全部刊成(实际刻了十二经)。这二十余年，正是邢昺读书求学阶段，他的课本却还是抄写的经书白文，连注解也没有，“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由此可见，五代时期，雕版印书在图书流通总量中占的比例不大，“版本”还是少数派，比较特殊的书“本”。可是，仅仅又过了五十年，七十三岁的国子监祭酒邢昺对宋真宗说：“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不难想像，这时候“版本”的特殊性也就淡化了，乃至有径称为“本”者。宋祁(998—1061)手校景祐元年(1034)国子监刊本《汉书》，数十年后为叶梦得所得，“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宋祁校本由叶家散出，并未毁灭。宋光宗绍熙五年至宁宗庆元元年(1194—1195)，建安刘元起(之问)重刊《汉书》颜注一百卷，将宋祁、刘敞、刘邠、刘奉世等校文辑入颜注之下，并附载《宋景文参校诸本》目录：“一古本(颜师古未注以前本)二唐本(张唐公家所得唐本)三江南本 四舍人院本 五淳化本(杭州镂板)六景德监本 七景祐刊误本 八我公本 九燕国本 十曹大家本 十一阳夏公本 十二晏本 十三郭本 十四姚本 十五浙本 十六闽本。”^⑥宋祁的《目录》，把写本和版本一律称之为“本”，“本”之前又一律加修饰词，

^① 明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马纪校刊《齐民要术》十卷，卷末附“绍兴甲子(公元1144年)镇江葛祐之序”。山东省博物馆藏本。

^② 转引自元初荆溪(宜兴)岳氏重刊廖本《九经》卷前《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一卷“书本”条小字注。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按晁公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前后守荣州(四川荣县)，得四川转运使井度藏书，“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指说之”，编成《郡斋读书志》四卷(一本作二十卷)。

^③ 《邵氏闻见后录》卷五，1983年8月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36页。按邵博此书，编撰完成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

^④ 《老学庵笔记》卷五，1935—1937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第43页。

^⑤ 《上蔡语录》三卷，宋谢良佐撰，朱熹辑，清同治三年(1864)刻本。朱熹《跋》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三月(1159年)。

^⑥ 《汉书》颜注一百卷，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建安刘元起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南监本《汉书》亦附载。又见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卷首，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长沙王氏校刊本。

如“古本”、“唐本”、“淳化本”、“景德监本”等，可谓一碗水端平。叶梦得(1077—1148)亦采用同一方法：“尝有教官出《易》题云：乾为金，坤亦为金，何也？举子不能晓，不免‘上请’。则是出题时偶检福建本，坤为‘金’字。本谬，忘其上两点也。又尝有秋试，问：‘井卦何以无彖？’亦是福建本所遗。”“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未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①无锡人尤袤(1127—1194)藏书很多，自编《遂初堂书目》，部分分类目著录版本，如：“经总类 成都石刻九经论语 孟子 尔雅 杭本周易 旧监本尚书 京本毛诗 旧监本礼记 杭本周礼 仪礼 旧监本左传 杭本公羊传 杭本谷梁传 旧监本论语 旧监本孟子 旧监本尔雅 旧监本国语 高丽本尚书 江西本九经 六经图 朱氏新定易书诗春秋古经”，又如：“正史类 川本史记 严州本史记 川本前汉书 吉州本前汉书 越州本前汉书 湖北本前汉书 川本后汉书 越本后汉书 川本三国志 旧杭本三国志 旧杭本晋书 川本晋书 旧本南史 旧本北史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后周书 旧杭本隋书 旧杭本旧唐书 川本小字旧唐书 川本大字旧唐书 旧五代史。”^②尤氏藏书，身后三十余年即烬于火，无由质证这许多“本”究为写本还是版本，但其中“旧监本”七种、“杭本”九种、“川本”七种，以及京本、江西本、严州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等，应该是版本。《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后周书》等七种号称“七史”，是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送到杭州雕版的。尤氏著录的四十余“本”，绝大多数(甚至全部)是“版本”，非版本的石刻拓本才特别著明。宋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廖氏世采堂校刊《九经》。当时居杭城癸辛街的周密(1232—1298)在《癸辛杂识》中写到“廖群玉诸书，《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③廖群玉(莹中)总结校勘经验，撰成《总例》一卷(包括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七项内容)，置于卷前。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贾似道革职放逐，廖莹中服毒身亡。次年，元兵下临安，书版散落，印本多毁于兵燹。元初，荆溪(义兴，今称宜兴)岳氏重刊廖本《九经》，将卷首《总例》增补改题《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④，其中说：“今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学重刻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有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绍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并兴国于氏、建安余仁仲凡二十本；又以越中旧本注疏、建本有音释注疏、蜀注疏，合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始命良工入梓。”这里说的“二十三本”，绝大多数是雕版印本^⑤。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名副其实的“版本”一概被称之为“本”，或“旧本”，统统省掉前置的“版”字，而另外的制作形式才一一著明，如“石刻本”、“铜版本”等。这一现象说明，雕版印刷术历经唐、五代至宋代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广泛应用，达到普及的程度；“版本”遍天下，传统的写本(叶梦得

^① 《石林燕语》卷八，1984年5月中华书局排印《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115页、116页。

^② 尤袤《遂初堂书目》一卷，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潘仕成辑刊《海山仙馆丛书》本，第1页、7页。

^③ 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第27页。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嘉庆十年张氏辑刊《学津讨原》本。

^④ 元初刊本《九经》，卷尾镌“相台岳氏刻梓荆溪家塾”牌记。荆溪乃常州义兴，今称宜兴。岳氏为常州望族，但跟嘉兴金陀坊之岳珂并非一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张萱编《内阁藏书目录》卷二著录为“宋相台岳珂家塾刊本”是错的，不仅地点不对，时间也不对。廖刻《九经》时，岳珂已去世二十余年，怎能重刊廖本？更为严重的是，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四十四将《刊正九经沿革例》著录为“岳氏珂”的作品，《四库提要》从之，径称岳珂“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将廖氏并荆溪岳氏一笔抹煞，影响至深且巨，举凡公私书目，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著作，直至大型工具书，无例外地著录为“宋岳珂撰”。张政烺先生首发其覆，赵万里先生继之。详参拙作《四库提要补正》，第195—207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 国家图书馆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存一卷[卷二十二]，宋嘉定九年(1216年)兴国军学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存二十九卷[缺卷十]，宋鹤林于氏家塾棲云阁刻元修本(以上两种即“二十三本”中的“兴国于氏本”，于氏就兴国军本重刻)；《礼记》二十卷，宋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家塾刻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宋绍熙二年(1191年)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本(以上两种即“建安余氏本”)；《礼记》二十卷存十五卷[六至二十]（即所谓“蜀学大字本”）；《周礼》十二卷，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即所谓“婺州旧本”)。上海图书馆藏建安余氏刻本《礼记》十七卷[卷一至三配宋刻纂图互注本]；又蜀学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存二卷[卷九至卷十]

又称之为“藏本”)日渐稀少,已经丧失了主导优势,甚至失去了与“版本”并称的地位;“本”之名遂由写本移之版本。“二十三本”的提法,实在是蕴含着“版本”词义延伸扩张的信息。南宋末迄今七百余年,图书制作的形式屡经变迁。到 19 世纪中叶,以铸造铅字排版为标志的近代印刷术输入中国,古老的刻板印刷术在风行一千多年、累积起丰富的文化典籍宝塔之后,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渊源于雕版印书的“版本”一词,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包容性几乎是无限的:不仅包括了各种制版印刷形式(刻版、活版、石印、影印、油印、复印、胶印、电子光盘等),而且包罗了各种传写形式(手稿、清稿、传抄、批校题跋等),也囊括了各种载体的书籍(简册、帛书、纸书、胶片等)。一本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制作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本子统称版本。大凡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载体、形式、年代、地点、出版者、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流传过程中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等,都属于版本学关注的内容,乃至在编制目录时,人们不得不在“版本项”下构想出“版本类别”这一术语来加以统摄。(1978 年 3 月,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辑工作会议,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潘天桢先生提出动议,编委会很快形成共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善本书六万余种,以刻本为主体,兼容版本类别的其他形式,是名副其实的“版本目录”。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版本学。

我国杰出的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说:“什么叫做版本之学?有人把它看得很狭,好像仅仅限于讲究宋元旧刻。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版本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版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就是不同的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是不同版本吗?依我看,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印刷术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刻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本子。有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等各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①

[参考文献]

- [1] 张舜徽. 中国文献学[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82.
- [2] 王欣夫. 文献学讲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86.
- [3] 王力主编. 古代汉语 第一册[C]. 北京: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81.
- [4] 余嘉锡. 目录学发微[M]. 北京: 中华书局(排印本), 1963.

[责任编辑 曾建林]

Annotations on “Banben”(Edition)

CUI Fu-zhang

(Chinese Ancient Books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All books were handwritten and called ben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woodblocks for print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appeared an additional compound word banben, meaning ben printed by woodblocks.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e meaning of banben has been further extended to mean any ben or books written or printed on any materials.

Key words: banben; original meaning; extended meaning; types of banben

^① 见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原载《四川图书馆》,1978 年第 11 期。